

2014年9月9日

专题讨论会

巴尼·弗兰克（前国会议员）、
韦德·韩德森和朱迪思·休曼
主持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新闻小时主持人朱迪思·伍德拉夫
公民活动：建立公民权利联盟

2014年9月9日
骑士电视台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

伍德拉夫女士：大家好，欢迎光临。我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小时”主持人朱迪思·伍德拉夫，今天上午我非常高兴能够在新闻博物馆欢迎各位参加 **State of Rights** 全球联合系列讨论会的下一场会议。大家知道，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公民活动：建立公民权利联盟”。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非常出色的主讲人，我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就上述主题向他们请教。

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讲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杰出的职业生涯，对公民权利的不同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

我先从你们的最右边——就是我的左边——开始。朱迪·休曼：她是美国国务院国际残疾人权利特别顾问。她曾经担任哥伦比亚特区残疾人服务部主任，负责发育障碍管理和康复服务。

她旁边的这位是公民权利和人权领导会议暨教育基金的韦德·韩德森。他是这个组织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韩德森先生领导的这个组织是美国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和人权联盟，其成员包括 200 多个不同的全国性组织。

最后，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前美国众议员巴尼·弗兰克。他来自马萨诸塞州，担任国会议员三十多年，他在美国近代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立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废除“不问不说”政策。众所周知，他深入参与了经济崩溃后的立法，包括从住宅贷款止赎法律直至“多德-弗兰克法”——即具有历史意义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因此，我们今天的几位主讲人都非常出色。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联盟的确帮助改变了美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状况。我们希望为国内外的观众提供信息，让那些亲身经历了重要历史时刻的人们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并了解这些变化为什么很重要。

因此，我还想告诉电视机前以及通过互联网参加今天的会议的各位观众，你们可以在推特上用 #StateofRights 这个主题词跟踪。因此，如果你们希望发推特，发评论，请用 #StateofRights 这个主题词。

好，朱迪·休曼，先从您开始。这是一个您所熟知的主题。请简要地告诉我们您为之工作的联盟以及为什么这个联盟促成了变革。

休曼女士： 残疾人社区开始联合起来是在 1970 年代，当时困难重重，因为我们逐渐摒弃医疗模式，不再围绕如何治疗残疾进行讨论，而转向争取权利的模式。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帮助残疾人认识到歧视必须结束，我们需要采用公民权利组织创立的非常成功的模式，并且融入他们的活动。我想，长期以来人们的确认识到，尽管我们有残疾，但在联盟下团结起来，真正关注终止歧视的问题，使得我们能够推动许多立法，最终制定了《美国残疾人法》。

伍德拉夫女士： 韦德·韩德森，您怎么样？请简短地说明这个联盟是什么样的组织以及为什么它对取得最终结果很重要。

韩德森先生： 好的，朱迪。首先，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各位同事共聚一堂，我感到很荣幸。这个题目非常重要。让我们看一下公民权利运动，这是 20 世纪在社会公正方面带来最大变化的一场运动。如果 1909 年没有成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就不会有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阿拉巴马和其他地方争取社会公正的努力，1963 年他也就不会站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上发表演说，巴拉克·奥巴马也就不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 44 任总统。

但是，正是非洲裔美国人、犹太裔美国人和工会的共同努力帮助奠定了公民权利时代联盟运动的基础。如您所说，领导会议自身就是 A. 菲利普·兰道夫创立的联盟，他是工运史上第一位重要的非洲裔领导人；还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会长罗伊·威尔金斯和全国犹太人社区关系顾问委员会的阿诺德·阿隆森。携起手来组建联盟、实现远远超过单个组织所能实现的目标这个概念的确是 1950 年代末期和 1960 年代争取社会公正运动的基石。

变革常常是循序渐进的。1964 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今年我们庆祝这部法律制定 50 周年，此前还通过了《1957 年法》，根据该法律建立了司法部的公民权利司和公民权利委员会；另外还通过了《1960 年公民权利法》，它帮助确保我们的选举权利。这些成果需要时间和变化，但只有建立联盟才有力量，如果您不利用联盟从事政治活动，您就没有能力在 21 世纪推动政治变革。

伍德拉夫女士： 在请弗兰克议员发言之前，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希望你们提问，无论你们是在会场里还是通过互联网在推特上参加会议。我再重复一遍，推特上用的主题词是 #StateofRights。请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在几分钟以后就可以看到。

弗兰克议员，您在组建联盟方面有哪些经验？那是什么样的联盟？为什么它很重要？

弗兰克议员： 它很重要是有原因的，这种原因需要加以强调。韦德提到的一件事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告诉维权人士，与他们分享我们的经验，这就是：循序渐进不仅是接受

的，而且别无选择。渐进性进步之外的唯一选择是停滞不前，如果您认为您可以在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上从 0 跳至 98%，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您需要做的是不断扩大成果。

我补充一点。我还记得 1957 年和 1960 年制定的两部《公民权利法》。当时我还没有担任公职，我还年轻，但我记得这两部法律。那时许多最好斗的维权人士嘲笑说这两部法律意义不大。这两部法律本身在当时的确没有带来很大的变化，但它们奠定了一个基础，为后来的行动步骤减轻了难度。我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LGBT）社区中经常与许多人辩论这一点，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您如果生活在一个有着根深蒂固偏见的复杂社会中——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消除偏见——达到目标是需要时间的。

我想要说明的是，我们的主要活动方式——我再说一遍，关于这一点是有争议的——游行、示威，这些都很重要，但必须是您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是要动员受影响的社区及其同盟者，然后通过政治手段运作。示威本身达不到任何目的。我发现有一个规律，您如果真正献身于一桩事业，并且与您的同事们共同从事一项活动——这些人都与您的观点完全相同，您的行动也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感染力——您做的事情可能对您的事业毫无益处，因为你们仅仅是在加强彼此之间的强烈情绪，而没有去动员更多的人。

这些示威能够发挥动员民众的作用——这是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我和我的一些左派朋友之间的分歧之一是，他们总是说：“嗯，那些政客们，他们只关心钱；他们对你毫不在意；他们不倾听选民的声音。”是的，他们不听不投票的选民的声音，他们不听那些不对他们讲话的人的声音。但事实上所有这些运动都表明，您如果能够动员那些受影响的人及其盟友、获得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这就是最终能够带来变革的做法。

休曼女士：我认为，我们在残疾人社区中看到使我们的努力更深入的必要性。因此，建立联盟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有能力明确表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然后还要有能力针对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努力。因此，就残疾人来说，我们仅仅说我们有乘坐公共汽车的权利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了解需要做哪些事情才能为残疾人提供乘车便利。当我们谈到包容性教育以及一系列问题时，我们必须能够触及问题的实质。

因此，正如议员先生所说，示威本身并不能带来我们需要的东西。我认为，随着社区变得更成熟、更有知识，随着我们对不同的专业领域增进了解，这的确有助于我们取得进展。

韩德森先生：这两点，朱迪，其中之一是巴尼强调的，就是选举的确是民主的语言。我是说，如果您不投票，您的意见就不会起作用。事实是，您如果不最大限度地利用选举这个工具在政治程序中表达您的诉求，您的意见就不会被听到。第二点，公民权利和人权问题没有党派之分，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事实上，需要两党共同投票支持才能通过带来变革的新法律。

毫无疑问，目前存在领导人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许多民主党人发挥了出色的领导作用，带头推动残疾人权利方面的日程——我指的是像斯特尼·霍耶和托尼·科埃略这样的人；我认为，公民权利和人权问题都与许多不同的社区相关，但在仇恨犯罪问题上和与

LGBT 相关的努力方面，巴尼·弗兰克显然是一位领军人物。然而，如果没有艾森豪威尔总统、如果他没有任命一批帮助推动南方大变革的法官，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显然，是林登·约翰逊——我认为他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总统——制定了时间表。不过，他的成就又是建立在我们通过争取两党支持所奠定的基础之上。

因此，当我们在进行今天的斗争时，我们应当集中力量针对一年前最高法院对《谢尔比县诉霍尔德》一案的裁决维护选举权，这项裁决有损于全体美国人的利益；我们还要侧重于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促进残疾人的利益，这是一项参考《美国残疾人法》制定的国际条约，批准后在美国可享有与法律相同的效力；我们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退伍军人组织的联盟——美国每一个重要退伍军人组织都是它的会员——还有企业界的支持，例如美国商会、IBM、可口可乐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大公司；还有公民权利和人权组织，所有这些组织在残疾人社区友人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去争取他们作为我国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认。这就是我们当前所做的努力。

伍德拉夫女士：我再说一下，您如果希望通过推特提问，请用主题词#StateofRights。另外，我还会请场内听众提问。接下来我要向弗兰克议员提问。在我听你们三位讲述的过程中，我想到在我们今天的观众、听众或读者中有一些人在他们的国家中并不享有选举权，或者不能像美国人一样非常容易地参加选举。因此我的问题是：当您面临不同的群体——它们代表根深蒂固的不同观点，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无论是政治背景、宗教背景、民族背景——您如何消除这些障碍、使所有的人能够为一个共同的事业携手努力？

弗兰克议员：我只想从历史角度来强调一下韦德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选举的重要性，包括民权运动。1964 年夏天，我正在密西西比州参加“自由夏天”的活动。执法人员残酷地杀害了三名年轻人。两周之后，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根据这部法律，在公共设施中进行种族隔离是违法行为。这样，我们就有权在杰克森市乃至整个密西西比州在餐厅中一起用餐，到电影院一起看电影。但是，非洲裔社区的统一领导机构——包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金博士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城市联盟等——告诉我们不要急于行使这项权利，因为我们在密西西比州进行抗争主要的目的主要是集中在解决拒不承认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必须理解选举权是一个核心问题，有了选举权才能争取到所有其他权利。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是自愿地把自己隔离，以便集中力量争取选举权。

至于在国际上怎么做，我认为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之一——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反歧视活动，包括基于年龄、性别、性取向、种族、残疾的歧视。在与每一种歧视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都听到相同的反对意见：“我对这些人并没有成见，但是如果通过这部法律就会出乱子。就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后果。”他们会告诉你各种各样可怕的结果。重要的是——讲到这里我要批评新闻媒体，因为他们没有回顾过去，并且提醒公众：“你们还记得吗？他们关于这个是这样说的，关于那个是那样说的，关于另外一件事又是那样说的——他们描述的那种可怕的后果从来都是子虚乌有的。”

可悲的是，每过一段时间反歧视法律的执行就懈怠了，因为执法的难度很大，你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某人有偏见。我们在帮助其他国家时所能做的事情之一是告诉他们：让我们来看一下当初美国的情况，我们这样做了，事实证明你们所有的担忧都是毫无根据的。

再讲最后一点，我不知道该对乌干达以及残酷迫害 LGBT 人士的其他国家的人说什么，我对这些国家不够了解。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在 LGBT 社区做的一件事情——我想在残疾人社区也是一样，在反对种族歧视方面更是如此——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不是百分之百，但我们在美国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有了足够强的政治地位，因此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其他国家中受迫害的人。美国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例如，我欣慰地看到美国国务院现在积极主动地采取反对歧视 LGBT 人士的措施。当然，当我回顾我在国会的职业生涯时，让我最感到自豪的时刻之一是听到纳尔逊·曼德拉在立法厅告诉国会议员们，如果我们当初没有能够推翻罗纳德·里根对制裁法案的否决，他（曼德拉）就不可能出狱。

因此，当我们在美国取得了一些成功之后，我们美国人可以做的事情之一是运用我们的影响力去捍卫其他国家的人。还有最后一点，有些国家的政府告诉我们，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曾经有一个联盟，我是领导人之一，我们帮助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获得债务减免，这意味着为乌干达减少数亿美元的债务。我不记得乌干达政府中有人对我说过：“你们怎么胆敢给我们减免债务，管好你们自己的事情吧。”（笑声）

休曼女士：朱迪，我也想谈一谈有关 --

伍德拉夫女士：好的，之后我们就请大家提问。请讲。

休曼女士：选举的问题，即使是在民主国家和人民有权投票的国家，残疾人仍然面临如何前往投票站的问题。因此，我们当前的一个工作领域——我们也在和残疾人社区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合作——就是确保残疾人能够便利地前往投票站，能够独立投票，盲人不需要有视力的人替他们投票，因为这样他们无从知道票投给了谁。因此，这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基本问题，即无障碍投票的问题，要鼓励残疾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选票很重要。

伍德拉夫女士：并且他们能够投票。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人提问吗？

工作人员：有的。今天从互联网上提出的许多问题是与策略有关的。来自马德里的伊利亚娜问道：“一位维权人士怎么 --”

弗兰克议员：提问的人来自哪里？

伍德拉夫女士：马德里。

弗兰克议员：马德里，好的。

工作人员：她是西班牙马德里的伊利亚娜。

弗兰克议员：不是佛罗里达的伊利亚娜。（笑声）

工作人员：是，没错。“一位不能返回祖国的维权人士如何推进其祖国的维权活动？”

韩德森先生：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伊利亚娜，感谢您的提问。我认为，巴尼·弗兰克已经提到您如何能够发挥影响，特别是如果您是在美国。感谢主给了我们《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这个修正案赋予美国公民表达意见并发挥影响的权利。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看法。我们把这些看法称为美国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第一修正案提供的种种保护。还要感谢主给了我们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这些修正案规定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这的确是我们努力的基础。

至于在美国的外国人，如果他们寻求在自己的祖国推动变革和发挥影响，就应当让美国人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民都赞同他们希望在自己的祖国促进的价值观。不是我们试图出口美国版的民主，而是民主对于希望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人们具有吸引力。我认为，如果他们在美国发出声音，为他们国内的同胞争取支持，就能发挥作用。

朱迪，我再讲最后一点。我想到欧洲的罗姆人。在他们居住的国家中，罗姆人是最受歧视的群体之一，而在欧洲目前的情况下他们推动变革的能力有限。欧洲的黑人也面临类似的情况，他们常常居住在种族问题不被关注的国家，但他们受到的歧视和我们国家所经历的歧视类似。有一些跨越大西洋的非政府组织联盟，这些组织推动许多反歧视日程，包括抵制反犹太主义——现在反犹太情绪在欧洲急速升温，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处于上升趋势。建立此类联盟对增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很有必要。我们领导会议和其他组织正在利用这种关系推进我们的目标。

伍德拉夫女士：巴尼。

弗兰克议员：我讲两点，其中一点具体涉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士或不在自己的祖国居住的人士。如果他们是在美国，他们可以帮助驳斥一种论点。任何时候我们美国人尝试帮助基本权利在自己的国家被剥夺的人民，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们不了解这个社会。他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这样做对他们不利。”曾经有人告诉我们不应该制裁南非或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样会伤害南非的大多数老百姓。在海外居住的人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站出来说：“请听我说，这不是事实。我来自那个国家，我希望你们这样做。”在美国居住的外国人可以强有力地驳斥这种观点，证实我们不是要向那个国家出口价值观，那个国家的人民也不是不支持我们的做法。他们的话会非常、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在金融改革法案中增加了一个与金融改革并无直接关系的条款，限制进口来自武装冲突地区的沾染了矿工鲜血的矿石、钻石和其他矿产。有人说这样做很糟糕，但一些受影响国家的非洲牧师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证词，他们说：“这个禁令有效；请不要听信那些不实之词。”

关于罗姆人还有另外一件事，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想到，正如韦德所说，罗姆人也是受希特勒迫害最深的群体之一，仅次于犹太人。我想，犹太人应当对罗姆人遭受的歧视有很深

的感受。的确如此，犹太人和 LGBT 群体之间也有类似的感受。你在大屠杀博物馆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

伍德拉夫女士：朱迪。

休曼女士：毫无疑问，在残疾人权利方面，我们一再听到这种说法：“你们是在美国；你们不能把美国的做法照搬到其他国家。”但事实是，《美国残疾人法》这样的法律正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期待的法律，因为这部法律不仅很明确，深入涉及了多个领域的问题，还包括强有力的执行条款。我们经常谈到这个问题，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条款，在残疾人、种族以及其他方面，法律的执行至关重要。因此，推广我们的做法的确符合那些国家的人民的愿望。

韩德森先生：在这方面我想提到一件事，我们应当向德国致敬。德国最近建立了一座纪念碑，纪念 30 多万有智力和身体残疾的受难者， --

弗兰克议员：还有受到希特勒迫害的人。

韩德森先生：-- 这些人在战争期间被希特勒杀害。这座纪念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表态，它为广泛争取残疾人平等权利奠定了基础。因此，我再说一遍，对美国而言，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是一个关键性公民权利和人权问题。

弗兰克议员：我想说两件事。首先，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特别是来自较贫困的国家、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是：“我们需要首先发展经济。”在所有拒绝反歧视的论点中，有一个论点似乎最有道理，即纠正歧视残疾人的措施会造成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根据这种说法——我记得有一次听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讲话，不过不是在对一把椅子讲话（笑声），而是对活人讲话。但坦率地说，他讲得也不怎么样，他以一个旅馆老板的身份抱怨《美国残疾人法》太麻烦，说是如果我们不通过他想要的一个修正案，我们就会没有旅馆住了。我们没有通过那个修正案。不用说，《美国残疾人法》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把《美国残疾人法》没有带来不利经济影响的事实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另一个领域是韦德讲到的寻求两党共同支持的重要性。我认为，拥有两党的支持非常好——但愿如此——但我必须面对现实。

韩德森先生：是，很不容易。

弗兰克议员：美国——关于残疾人的国际公约在美国国会搁浅而得不到批准，原因是右翼势力在共和党中具有很大影响力，因此即使鲍勃·多尔在参议院讲话也没有能够赢得很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

韩德森先生：是这样。

弗兰克议员：历史上，当我们享有两党共同支持的时候就能够取得进展。不幸的是，目前我们没有这种支持，因为共和党认为这是政府过度干预。我希望这是人民通过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能够改变的事情之一。

韩德森先生：没错，但 --

伍德拉夫女士：再有一个人发言——请简短些，因为我们很想听听其他提问。

韩德森先生：我只是想说，我们离该公约的批准只差五票，只差共和党参议员中的五票，如果能够争取到这五票，公约就能获得批准；如果争取不到，公约就得不到批准。因此，我们只需要五票，我们继续讨论吧，我现在不能说这五票是谁。（笑声）

伍德拉夫女士：下一个问题。

弗兰克议员：散会后我们再给你们电话号码。（笑声）

工作人员：好极了。这是珍妮弗提出的问题。我想她是在今天的会场里。“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立法得到通过并签署执行之后，您怎样才能保持联盟继续存在？而这时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休曼女士：就残疾人社区而言，法律的通过的确使得这些人更希望继续参与，因为我们必须把纸上的文字变成现实。因此，我们促使联盟继续从事有关第 504 条和《美国残疾人法》的工作。我认为，没有联盟的广泛努力，这些法律就不会成为现实，也就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在交通、住房、医疗以及基本理解残疾人与其他人享有同等权利方面取得进展。因为我认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各地，这一直都是一个大问题，即有些人仍然把残疾人看作没有能力进行平等参与的二等公民。

伍德拉夫女士：为了一项重大立法的通过，人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之后小小的疲劳因素不是问题。

休曼女士：不，我是说，就这部法律而言，政府划拨资金，为残疾人及其家人提供了技术援助。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培训，他们然后与当地社区与政府及其他方面合作，努力去实施法律，改变现状——这就是当立法的初衷——也是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

弗兰克议员：我必须代表另外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蔑视和歧视的群体说句话——这就是律师群体。（笑声）因为这时候就需要律师参与，有一批公共利益律师骨干很重要，他们拥有资金，因为除其他事项外，法律的执行要求律师在两个层面运作。第一实际上是在起草层面，您希望能有具有同情心的律师参与起草实施细则；第二个层面是在发生违法行为时提起诉讼。因此，拥有一批资金充足的律师并让他们参与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韩德森先生：巴尼，这一点太重要了。

伍德拉夫女士：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律师的好话。（笑声）

弗兰克议员：不是说好话，他们的确很重要。

韩德森先生：说真的，法律服务团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要让了解法院重要性的律师担任法官，并非人人都是这样，但这是不可或缺的。

我只希望强调一点。巴尼提到影响，即改变法律为国家带来的经济影响和其他有利影响，特别是在残疾人权利方面。这使我想到巴尼在 1988 年推动的有关公平住房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后来成为法律。根据这些法律，我们制定了残疾人住房法规，使美国变得更加美好。这些变化包括残疾人轮椅通道、旅馆浴室中的把手、浴缸的防滑条、便于轮椅通过的更宽的门框——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美国建筑师在每一项设计中使用的通用元素，无一例外。它们不仅提供了通行便利，而且让世界更美好。对于某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在浴室中拥有这些辅助设施是非常好的事情。即使【听不清】——嗨，即使他们没有某一种残疾。因此，这是关键所在。

朱迪，关于您的问题我只想再讲一点，也就是如何动员民众。我想到几年以前的马修·谢巴德/詹姆斯·伯德仇恨犯罪修正案，那是 2008 年。该修正案的内容之一是把有关仇恨犯罪的联邦法律的保护范围扩大到 LGBT 社区。收集数据是确定法律实施门槛的一个重要部分。有了这些公共利益律师的帮助，您就能大大改善现状。

因此，在一部重要法律通过之后，还要集思广益，考虑应当如何实施，建立一个监控系统、一个有助于促进变革的监督系统，这是关键所在。因此，在密苏里州福格森镇的迈克尔·布朗死亡之后，我们应当重点关注歧视性的种族模式评判及其对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的影响，坚持要求警察佩戴胸前摄像机以便监督其行为，不仅是为受害者提供证据，也能够为按照规定执法的警官提供证据。我们应当强调，这样做不是要谴责美国的执法系统。警察在我们的社区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们期待公平执法，我们了解会有下意识偏见的问题，应当通过培训、实施、监督和保障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听不清】。

伍德拉夫女士：下一个问题。

工作人员：这位提问者是在美国国务院设在罗马尼亚的“美国之角”收看今天的会议，其问题是：“哪一个修正案保障公民参政和动员公众的活动？”

伍德拉夫女士：美国宪法的哪一个修正案？

韩德森先生：《美国宪法》。

工作人员：对。

伍德拉夫女士：这位提问者是在罗马尼亚。

韩德森先生：这个问题提得好。

伍德拉夫女士：我是否正确理解了问题？

工作人员：完全正确。

弗兰克议员：当然，首先这是在《宪法》正文中，它提到我们——就是在《宪法》正文中——只有众议员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人民有权选出选举人，而由选举人选出总统；联邦参议员则由州议员们选出。事实上，《宪法》经过修改，在总统选举中赋予公众更大的发言权。至于修正案，正如韦德所说，第一修正案很重要，因为它规定了言论、结社和出版权利。但特别是在美国，还有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第十五修正案很有必要，因为在美国的一些地方有人抵制给非洲裔美国人选举权的决定。还有第十九修正案，关于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是第十九修正案吧？——还有一个修正案赋予年满 18 岁的公民选举权，我不记得是哪一个修正案了，应当是第二十几【Translator's note: the 26th Amendment. 译者注：第二十六修正案】。

因此，在这部赋予人民选举权的《宪法》之上，我们增加了一些具体的修正条款，赋予非洲裔美国人、妇女、年满 18 岁的公民以选举权——包括给予不满 18 岁的公民

【Translator's note: The 26th Amendment specifies "eighteen years or older". 译者注：此处或有误，宪法第二十六修正案规定为满 18 岁或以上的公民。】某些选举权。

韩德森先生：但是，朱迪，我只想说一点。我认为，如果美国的经验中有什么可以借鉴，那就是努力借助于多样化。在有些国家中，多样化可能是一种反对变革的破坏力量，应当把多样化变成有利于发展壮大的积极力量。无论我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我们在美国是这样做了。您看一下今天在场的听众，看一下工作场所中来自各种社区的人，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群体分类，而是围绕着一组核心价值观聚集在一起，这些价值观真正促进了我们共同的利益。

因此，当朱迪·休曼提醒我们说，我们已经脱离了那种基于同情的模式——以前只是觉得残疾人值得同情——而转向基于权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结构和战略重点两方面都借鉴了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那场运动奠定了其他运动的基础，包括妇女运动、LGBT 运动、残疾人维权运动、移民维权运动——关于移民维权我们还没有谈到，但我希望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就实践我们的价值观而言，移民问题仍然是眼前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两党合作，但是，如果要通过立法完成全面的移民改革，就必须有两党合作——我希望有机会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休曼女士：我只是想说，一些其他国家的残疾人来到美国，当他们离开美国之前，他们提到的感受之一是他们不觉得与别人不同，尽管他们有残疾。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在社区中行动自如，没有被排斥的感觉。我想，这是非常正面的评论。我们的法律，在经过一段时间实施之后，不仅消除了行动障碍和其他方面的障碍，并且通过消除这些障碍使全国各地的人走到一起，真正相互尊重，而不是基于性取向、种族、是否有残疾等等。

伍德拉夫女士：好。我们大约还有四分钟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现场听众还是推特？

工作人员：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有点难度：“当一个联盟中的许多组织担心因为其他组织在社会上的负面形象而受到不利影响时，您如何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显然，人们对某些群体有不同的看法，您如何克服这种障碍？”

弗兰克议员：我想先回答这个问题。

伍德拉夫女士：提问者是在哪里？

工作人员：是会场内的一位听众。

伍德拉夫女士：好的。

弗兰克议员：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显然对 LGBT 群体的影响最大。一个原因——首先我来报告一下实际情况。事实上，从民族和人口特征看来，在美国众议院中多年来 LGBT 权利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黑人议员小组。这个小组的纪录好于任何其他群组，包括同性恋议员——不是公开的同性恋议员，但是好于同性恋议员作为一个整体的纪录。（笑声）而且是在面临阻力的情况下，因为有人故意对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说：“你们最好不要和那些人搅合在一起。”

我想说两点。首先，它需要相互尊重，需要相互支持。不能只是单向的。第二，它要求某种程度的承认，这可能有点难度。我曾经与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同事协作，他们在教会里遇到一些抵制。我举一个例子。当我们推动打击仇恨犯罪法案时，我们在小组内进行讨论，有一些非常支持我们的非洲裔议员说：“请听我说，我们教会的牧师说，如果我们通过了这项法案，他就不能继续在布道时宣称同性恋是错误的行为。我该怎样回答他？”我的回答是，这是一项关于暴力和人身侵犯的法案。我说：“我来解释一下——我的最好的回答是：它与言论无关；即使我们能够【禁止此类言论】也不会去这么做。如果这项法案明天成为法律，称我是‘同志’依然是合法的。”我补充说，当时我不会向银行业的任何人这样许诺。（笑声）但是——这要求体谅别人，以便他们能够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去应对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点很有帮助，这涉及人们基于自己的经历对不公平待遇的看法，因为您的行为方式中的某种东西决定了他们的这种看法，因此，您必须善于体谅他们面对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有些人有可能或试图就移民问题在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之间划一条线，就此讨论就业影响；事实上，有人认为，大量的非法移民劳工影响了政府以可执行的方式为合法劳工提供法律保护。因此，您需要考虑【在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并设法应对这些差异。

韩德森先生：我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伍德拉夫女士：只剩下一分钟了，因此 --

韩德森先生：好，简短地谈一下。

伍德拉夫女士：-- 你还有时间。

韩德森先生：我们领导会议有句话，那就是，您如果想要有朋友，您必须先做别人的朋友。事情就是这样。建立联盟要求您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认识到联合起来才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我们整个联盟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我们希望把美国变得更美好，使美国的理想主义名副其实。我们今天正在为之努力。

弗兰克议员：我再讲 30 秒。（笑声）我是一位领导者，因为我担任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我们通过了一个法案，承认【在二战期间】残酷地对待日裔美国人--

韩德森先生：完全正确。

弗兰克议员：-- 我们表示道歉，并做出了赔偿。一两年之后，日裔美国公民同盟辩论是否应当承认同性婚姻，那时这种提法还显得非常非常激进。日裔国会议员诺曼·峰田——他本人曾经在二战期间被关进集中营——主动参加了这场辩论，而国会议员通常不会这样做。他说：“你们知道吗？领导推动那项为我们日裔美国人平反法案的人就是一名同性恋者。现在我不希望拒绝帮助他和像他一样的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范例——他们通过了那项决定。除同性恋组织之外，他们是率先支持同性婚姻的全国性组织之一。

伍德拉夫女士：请朱迪女士发表结束语。

休曼女士：因此，我只是想对海外的听众说，今天的讨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联合起来，建立联盟，这样做一定会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要使我们各自的国家更强大，我们就必须捍卫彼此的利益、为所有的人争取权利。

伍德拉夫女士：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今天的每一位主讲人都是其所在社区的领导者，也是他们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建立的联盟的领导者。因此，让我们向朱迪·休曼、韦德·韩德森和巴尼·弗兰克议员表示感谢。非常感谢你们。（掌声）

###